

今年书展，还是令人“过瘾”

——2019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见闻

◆本刊记者 甄敏蔚 / 文

一年一度读书人的节日“上海书展”如期莅临，如同身体里的生物钟在提醒：要去，要去，集中了500家出版社、16万种精品书、首发500种新书的盛事，怎可错过？不然，被撩起来的抓心挠肺之感，平复不了。

一、为什么人这么少？

也是巧，8月14日书展首日，记者的事儿可真是多：“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提前到8月底召开，作为月刊，要赶快写一篇，不然“黄花菜”就凉了。于是紧赶慢赶，写了一篇大会前瞻记《未来已来，几多进展》。巧的是，一篇调查报告也来了，要编、要审，也花费时间呐，还有零零碎碎几件事，终于，天色将晚，方才赶到书展。

这个时段，正在一场滂沱大雨过后，上海展览中心地表升起的雾气尚未散去，树木发出阵阵清香，和着那大门里透出来的书香，招魂般呼唤着

记者进去。手握好友送的赠票，入口排队的回形通道空无一人，快速走过几折，检票员撕下票根，记者直接走过刷脸机，连小包都不用查！这个体验，太好了，本来我是准备在排队长龙中慢慢等候的。“今年书展为什么这么冷”，这个念头忽然涌了上来。

也许，正好赶在晚饭这个点吧。

确实，展厅里人也不多，一个人可以在空空荡荡的书堆夹道里自由穿行，随时可以停下来翻翻。虽然也有人伸手越过你拿书，但这种情况真的很少。碰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排书柜下专心看书，旁边是一马袋已购的书。又见到一个约莫70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心无



旁鹜地在看一本书，凑得很近，地上则是一个拖轮旅行袋。这装备，与我十六年前在首届书展上一模一样。如今，我书房堆的书，已满溢到卧室、客厅，连洗漱间也未能“幸免”，可前年、去年书展上背回来的书尚有未启封的，真是惭愧！惭愧得很呐！

我们为什么很少，或者不读书了？我自问。其实，读的！主要是纸质书读得少了，变成“微信读书”或“微信听书”了，纸质书大约只在洗漱间的一刻能得到我们“宠幸”了。携进携出的手机，捡起了我们的全部“碎片时间”。但是，在手机上读的书，怎么就是印象不深呢？或者我们只要做个“知道分子”就可以了？或者连“知道”都不需要，不读书的人“头子活络”多了。

今年书展推出了“品牌书店”，工作人员也各着其服招揽顾客。可是我比较喜欢的“古籍书店”却不见踪影，难道没热情来书展了？以前路过福州路，是必定要进去溜达溜达的。倒不是看得懂古籍，而是似乎总能闻得到一股浓浓的中药香，大约是那些线装版书散发出来的吧。后来福州路去得少了，原因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摞摞纸质书籍“论斤”卖的照片，不想触碰这个令人扼腕的场面。欣慰的是，古籍书店仍在上海书展里呢，这次是与长三角7家古籍书店联袂推出的“国学馆”，据说14日上午这些古籍类出版社的老总曾“坐堂”于此。福州路的上海古籍书店，还成了今年书展的实体分会场之一。

由于这段空隙时间“顾客”少，书店的营业员开始对读者评头论



足，其中一句“现在看书的都是年纪大的人了”刺心得很，难道纸质书籍真的“行将就木”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心里不由“响”起这句话。就像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能不说时代是在进步，数字化带来的种种颠覆，我们见得还少吗？积极的心态还是去适应它、驾驭它，而不是喋喋不休像九斤老太一样反对它。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是不可阻挡的。记者拿着几本相中了的书，想着去结账，却听见结账处一读者问：网上购和书展购，有什么不同？听见营业员咕哝了一声什么。于是我接着又问一遍：网上购的书和展会购的书，究竟有什么不同？答曰：网上八五折，这里八折！

从金钱上来算，书展的八折不负责快递，其实并不便宜。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到书展来，还常常到书店里徜徉？因为感觉不一样，有“书香”啊。怪不得家里书房的书堆得再

满，也舍不得“清除”。从金钱上算，四五万一平方米的房间堆些个不值几个钱的纸质书，绝对是不合算的，但每日进去兜一下，心情就会变好。这个账，怎么算？

事实上也是。纸书如此“落魄”，仍有人不断写书，有人不断装帧使其成为“最美”的书，还有人将旧译再译出版，当然会有更多的人不怕楼塌继续背书回家……

走出书展，夜色是如此之美，上海展览中心璀璨夺目，很多人在晚饭后、下班后赶过来了，一家子出动的很多，树影婆娑下是孩子们活泼好动的身影。真的，不必为纸质书唱“挽歌”，“革命自有后来人”。况且，内容是王道，这个本质在数字时代也不会变，只是承载它的形式变了而已。2019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也显示，“纸质阅读”仍为首选，虽然同比下降，但仍有四成市民认为通过纸质书籍才能完成“深度阅读”。

你看,7月份举行的2019年香港书展共7天,仍有39个国家和地区、686家参展商及98万人次冲破“暴力抗议者”和“暴雨”双重阻力,汇聚书展。2019年上海书展也是7天,观众应该也不会少,据说上海展览中心主场馆创了新高,真是值得高兴!我去书展主场馆的14日下午已接近傍晚,恰巧是人少的空档,才得以如鱼般自由穿行在书海中,这不正是我要的感觉吗?

相比香港700多万人口,上海市常住人口就有2400多万,书展的潜力还大着呢。

二、“殿堂”外的文学课和日本未来的“三大法宝”

这次书展,共有1270多场活动,主场馆为主、全市散开。与其说是书展,不如说是“活动秀”,不过都与书展有关,其中200场是新书首发及签售。

多如牛毛的活动,令人眼花缭乱,网上各种攻略都有,越看越乱心智。选择困境下,唯有顺其自然,以“不争是争,不择是择”为攻略,按自己有限时间的节奏来。没承想,也蛮好,“风景这边独好”谈不上,倒也颇多收获。

因为记者是“天色将晚,赶到书展”的,而且是西馆进,逛到中央大厅时,天色是真的晚了,却见大厅热闹非凡,“陈思和《中国文学课》新书发布会”正在进行中。但见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下面是一大群坐在椅子上的听众,外加一大圈围着的听众。咦,陈思和教授这么年轻?细一看,方知站在年轻人旁边头发白花花的是大名鼎鼎的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刚刚读过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世界语境下中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手机上读了他的《张爱玲的浅薄》,说她“没有能力解释普通人的爱的力量”。这点,可不敢苟同,因为我也很喜欢张爱玲作品的,那岂不是也很浅薄?可能是浅薄吧?!看来,他打击到张爱玲粉丝的自信心了,这可有一大批呢。可见,陈教授自有其硬朗的学者风范。这次在书展上首发的《中国文学课》,是陈思和策划和领衔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的“中国文学大师课”的音频结集,严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100部中的经典内容,讲课者包括王蒙、莫言、王安忆、严歌苓、余华、苏童等作家,还有复旦的一帮教授。大数据显示,这课程已有1300万人在收听,大学

文学课走出“殿堂”,亲和大众了。看来,记者每晚的微信听书,要拦出一截来听听大师们的文学课了。

记者参加书展的第二场活动,是徐静波先生的演讲会:“日本依靠什么创造未来”,这也是其新书《日本的底气》的首发分享会。参加这场活动,是见到了静波老师在朋友圈发的请柬,上面写“日本依靠什么创造未来?”,题目吊人胃口。记者正好想问一个大大的问题:日本质量究竟比中国质量高在哪里?未来,中国质量超越日本质量的关键点在那里?徐静波身为亚洲通讯社社长、日本新闻网创办者,在日本工作、生活了28年,回答起来,应该会有不同寻常的视角。

演讲时限一小时,没有提问环节,但他其实回答了我的问题。

“你下飞机时,会把毛毯折叠好吗?”他问在场的500位听众。

于是我马上自省自己,脸红。继而一想,这日本人也真是有点笨,用过的毛毯肯定要洗、要消毒,干嘛多此一举!再一想,家里的毯子为啥要叠?原来是自私啊。凡事图快、图省事,效率第一,怎么成就得了高质量!所以,高质量背后,其实是人!

那么,日本到底依靠什么创造未来?徐静波高度凝练为三点。记者认为,这是抢占未来制高点“皇冠上的明珠”啊。

其一,ips细胞,支撑起日本引领世界的“再生医疗”。眼下日本号称已经进入“百岁时代”,因为ips细胞可以延长寿命。目前,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已进入临床实验的共有六个项目,包括帕金森病、失明症等。提取自体细胞“再生”器官等,不仅身体“哪里不



行换哪里”，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伦理问题。为此，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今年79岁的本庶佑先生已把奖金和专利费全部拿出，目标是10年之内能够像治疗感冒一样治疗癌症。

其二，氢能源。记得2000年，记者就写过上汽与丰田合作开发氢能源车的事，后来也不知怎么就未能进行下去。现在，氢能源就是未来！丰田家已经把氢能源做到了极致——第二代丰田车不但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排放的是水、充气只要3分钟，而且脑洞之大出乎意料：隔空可以充电；老人只要上车就在不知不觉完成了体检；可以川剧般变脸，随时在客、货、多用途车中自由切换，成为不受地形限制走南闯北的“变形金刚”共享车……

其三，人工智能（AI）。日本“超智能社会5.0”瞄准的是6G，目前采用“4G+5G”过渡。日本认为5G有逢山遇楼“超速联接”变4G、3G的致命点，所以必须发展6G、7G……不然，氢能源怎能“逢山开山”“遇水涉水”！日本计划2030年登月的月球车，采用氢能，6G以上“G”数，追求“满月球跑”呢！

记者认为，徐静波这一个小时，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知道了这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日本“失去的30年”，其实是“卧薪尝胆的30年”，是在“痛苦中完成转型的30年”，是“铺就未来的30年”。眼下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也必须这么做！

三、“鸿篇巨制”和“蝇头小书”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展大厅大红的主题布景就是“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自然鸿篇巨制

不少，最值得一提的是十年一修的《辞海》，今年已是第七次修订。

《辞海》为何要十年一修？道理其实很简单，时代在前行、在变化，自然要与时俱进，很多新生事物的诞生，需要补充进去。例如微博、微信，第六版是没有的。还有，数字时代来了，AI的知识体系，总得装对的进去吧。网上那些为规避知识产权而东抄西摘后重新组合的词条，哪里及得上经得起推敲、准确无误、万无一失的《辞海》呢？！据说南征北战中的毛泽东，随身携书两套，其中之一就是《辞海》。《辞海》的第一任主编舒新城还是他共事过的湖南老乡，1957年毛泽东把他召来希望修订一次，因为手头的那本太旧，还找不见了。那年舒老已65岁，就此进入没日没夜修订状态，竭尽全力，67岁时病故。他儿子回忆说，为查核、斟酌一处，父亲会翻遍几十本书……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

还有一部在展会上首发的《近



代学术集林》，应该也是值得传世的鸿篇巨制。这是一套丛书，遴选了百多位学术巨匠的学术文献，傅杰主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次发现，复旦大学不仅有“鸿篇巨制”，还有生活回忆类的、薄薄的书，套用“蝇头小楷”就唤它“蝇头小书”吧。如这次记者购买的这本《对中国的乡愁》，汉学家青木正儿著。追忆、乡愁、流逝之美，深深地吸引了我，充满人间烟火气，文字也特别优美，如《夜里香》篇：“那是在北京一个夏日的傍晚。童仆说：卖花的来了，咱不要。出得门来，近郊农民模样的男人正把装了月见草和连根的桔梗的担子卸在门口……”，令记者马上联想起上海整个夏天就要过去了，却没有见到一个卖白兰花的花呢，那可是上海女性夏天必“用”的花呢，如同茶叶和书籍。现在，花市纷纷见拆，离得近的曹家渡花鸟市场、曹安路花鸟市场、曹杨花鸟市场都没了，连挎蓝叫卖“白兰花、茉莉花”的老妈妈也不见了踪影……真是遗憾！

翌日，拿起《对中国的乡愁》想细细地读，才发现作者还有另一位“吉川幸次郎”。难怪“似曾相识”，原来早在前几届书展上，已经买了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看来，读者是有偏好的。如今我把两本书存列在一起，如好朋友般，看着也开心！

书展期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了。他们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和《应物兄》（李洱）。得空，必须去看！📖